

# 母亲的腊八粥

◎赵红霞



寒冬腊月，伴着洁白轻盈的雪花，携着凌寒吐蕊的梅香，腊八粥裹着温暖甜蜜的气息，欢快地拉开了乡村的新年序幕。

在乡村，第一缕年味，是从腊八节积攒的，除夕的团圆饭，也是从那天开始张罗的。腊八粥被赋予了最美好的寓意，在冰冷的冬天，喝上一碗腊八粥，既是来年五谷丰登六畜旺的好兆头，还能祛除瘟疫，迎祥纳福。老舍先生在《北京的春节》里写道：“这不是粥，而是小型的农业产品展览会。”

是的，腊八粥里不仅有丰富的食材，还有收获后的幸福，既象征着庄稼人丰收的喜悦和欢庆，又寄托着乡亲们过好日子的期盼和向往。因此，每逢腊八，家家户户都要熬制腊八粥，那香甜的味道，氤氲在村庄的角角落落……

腊八节来临前夕，正是秦岭千里雪、渭水百丈冰时，村子内外红墙黛瓦，田野庄稼仿若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羽衣，银装素裹，分外妖娆。此时，辛劳忙碌了一年的庄稼人，终于可以躺在炕头上歇歇脚享享福了。人们喝茶聊天，说着桑麻算着收成，欢声笑语在屋子里回荡。初八那天，宁静的村子里，炊烟袅袅，热热闹闹。女主人忙着用粮仓里的上等食材熬煮腊八粥。窗外，雪花飘飘，漫天飞舞；屋内，

飘着粥香，芬芳四溢。等孩童们揉着惺忪的睡眼，迷迷糊糊地起床时，腊八粥早已端上桌了。一大家子人喝着热乎乎美滋滋的粥，脸上写满了快乐和幸福。

我喝过最美味的腊八粥，是母亲在柴火灶上熬制的。儿时的冬天寒风刺骨，冰雪覆盖，贪玩的我们脸都皴裂了。母亲常说，腊七腊八，冻死寒鸦，喝一碗腊八粥，整个冬天都不会冻手脚。母亲善意的谎言，我们都深信不疑，心里对腊八粥充满了热切的期盼。农历腊月初七晚上，母亲就把红小豆、绿豆、黄豆、黑豆用水泡在一起，仿佛豆子“开会”。黎明前，母亲已在小小的灶房里生火、熬粥、洗菜，她在锅里添了水，把泡好的各类豆子放进去熬煮。熬到半熟后，又把小米、高粱米、核桃、红枣放进去，再用温火慢慢地熬……

灶房里，食材在锅内“咕嘟”煮着，柴火在锅底“噼啪”燃烧着，红红的火苗，好像红红火火的日子。母亲一边耐心地等待，一边把洗好的白萝卜、红萝卜、豆腐切成整整齐齐的小方块，慢火小炒，勺起勺落间，

秀色可餐的菜肴在锅里翻转。一个多小时过后，等各种食材黏黏糊糊、亲亲密密地融合在一起时，正宗的腊八粥才算熬好。出锅前，母亲又在粥上撒点红糖、白糖、葡萄干，以作点缀。一瞬间，香喷喷的粥味弥漫满屋，然后母亲把炒好的菜放在粥上，粥菜合一，别有一番滋味。祖父祖母、父亲母亲，还有我们姊妹几个围坐在热热的炕头边，一边吸溜着元宝粥，一边谋划着扫舍蒸馍的年事。一碗粥喝下去，唇齿生香，热气回肠，温暖了身体，驱走了寒气，舌尖上甜腻腻、香喷喷的……

腊八过后，乡村的年味愈来愈浓了，人们扫尘土、祭灶神、蒸花馍、贴窗花，欢欢喜喜地迎新春。大人们步履匆匆，忙忙碌碌地备年货，我和伙伴们开开心心地跑着、追逐着，细数着日子，等待穿新衣放鞭炮，等待枝上黄莺鸣翠柳，堂前紫燕啄春泥……

往事如烟，世事变迁，从年少无知到离开故乡，母亲熬制的那碗腊八粥，好似一壶陈年老酒，那么醇香、那么甜美，久久停留在舌尖，沉淀于心田，终年不散，历久弥香。

# 那尊“雕像”

◎胡云林

走过丈八沟回头望时，那个小黑点一准还在那里。后来，我上了县立初中，离家远了，每两周才回家一次；再后来，上了郑州高中，每学期才回来一回。每次回校时，母亲总是含着眼泪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，临了就站在那段城墙上目送我，直到我过了丈八沟，她变成小黑点。

有一次，我对母亲说：“我长大了，会照顾自己了，您就别再操心了。”母亲喃喃地说：“娘的一颗心全在你这儿。你再大，在娘的心里也还是孩子。娘这一辈子一个字不识，你就是娘的盼想，你要好好读书，以后过上好日子啊！”

后来我上了大学，慢慢懂得了母亲心里所装的是最伟大的一种爱——母爱。儿子不仅是母亲生命的延续，更是母亲的希望和未来，甚至是母亲生活和生命的全部。

1998年，走过八十年艰难历程的老母亲离我们而去。她是在一个夜晚平静离世的，没有留下任何遗言。我想，她是放心走的，因为她已经看到我们兄妹都如愿过上了她所盼望的好日子，再无牵挂了。

在母亲的遗体旁，我想到了城墙上的那抹身影，那身影忽然高大起来，像一尊顶天立地的大理石雕像，在我心中熠熠生辉。

再后来，我也步入了老年。不知是母爱的传承，还是在抚养子女的过程中有所悟，我的心也不由自主地沉入对子女的深深依

恋之中。每至周末，我都会静静待在家里，倚门盼望子女的到来，在相聚不长的时间里，为他们的喜而喜，为他们的忧而忧。在他们离去时，我都会站在窗户外，像当年母亲目送我上学那样，目送他们的身影渐行渐远，直至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

我蓦然感到，脚下的楼板仿佛成了家乡那段早已消失的城墙，而我自己，也变成儿女的眼中那个愈来愈小的黑点了。



# 故乡的眷恋

◎陈有志

故乡，那是一个藏在心底最深处的地方，像是一坛老酒，时间越久，韵味越浓。每一次提及，每一次想起，心中都会泛起层层涟漪。

近日与家人的一通电话，打破了我内心的平静。电话那头传来的消息，像一阵寒风，吹得我心里五味杂陈。村里几位老人相继离世，那些熟悉的脸庞，那些在我童年时光中留下深刻印记的长辈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。他们是故乡的一部分，是我记忆中温暖的存在，而如今，他们的离去，仿佛也带走了故乡的一部分灵魂。

我想起了那个生我养我的村庄，在记忆中，它是那样清晰。窄窄的乡间小道，两旁是郁郁葱葱的庄稼，村口的老槐树，树下总有一群老人在乘凉，谈论着家长里短。还有那几间破旧却充满烟火气的老屋，烟囱里冒出缕缕青烟，仿佛是故乡在向天空诉说着故事。然而，时光荏苒，如今的村庄在我的脑海中已变得模糊起来。那些熟悉的场景逐渐被新的建筑、新的面孔所替代。村庄在不断地变化，而我却在这变化中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。

长大，这本该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，可不知从何时起，我却觉得长大一点都不好玩。童年时的快乐是那样简单，穿着千层底布鞋，在田野间奔跑嬉戏，盼望着过年，因为只有过年才能穿上没有标志的新衣服。吃着家乡饭，虽没有山珍海味，但每一口都饱含着家人的爱和温暖。而现在，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，那些简单纯粹的快乐似乎离我越来越远。

时光过得飞快，转眼间，这一年又要过去了。我不禁感叹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？在这忙碌的生活中，我似乎迷失了自己，忘记了那片给予我生命和快乐的土地。我好想回到过

去，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年代，重新感受那份纯真。

如今，每每村里有老人离世，只要有时间，我都会选择回到老家去帮忙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村里的老人大多还是我熟悉的面孔，但同时出现了许多新的面孔。年轻的一代，在这片土地上成长，却有着与我截然不同的生活轨迹。他们或许没有经历过我们那一代人的艰苦，也无法体会我们对故乡那种深深的眷恋。

乡音未改，这是我与故乡之间最紧密的联系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那一口熟悉的乡音总能让我找到归属感。我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，故乡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都融入了我的血液。即使岁月变迁，即使故乡已不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，但那份对故乡的眷恋之情，却永远不会改变。

站在村口，望着眼前既熟悉又陌生的景象，我心中感慨万千。故乡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，默默地见证着岁月的流逝和人事的变迁。那些离去的老人，他们是故乡的历史，是故乡的故事。而我们，作为故乡的子孙，有责任将这些故事传承下去，让故乡的灵魂得到安放。

或许，这就是人生吧。我们在不断地成长、不断地离别、不断地失去，但同时也不断地收获。故乡的变迁让我感到失落，但也让我更加珍惜那些曾经的美好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知道故乡还会继续变化，但我会将它永远珍藏在心底，让它成为我心灵的避风港。

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无论岁月如何流转，故乡永远是我心中最柔软也最温暖的地方。它就像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指引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行，让我在疲惫时能找到回家的路，在迷茫时能找到心灵的慰藉。

# 火红的柿子

◎杨迎祥



晚上下班，看见屋角熟透的红柿子，甚是欣喜。轻轻剥皮，火红的果肉跃然眼前，甘之如饴，入口即化，凉丝丝又甜滋滋的。这是隆冬时节，最好不过的时令水果。

柿子在北方非常普遍。过去，每到秋末冬初，人们会把没有成熟的柿子从树上摘下，在屋顶或室外搭建一个简易柿子棚，专门储存柿子。北方的柿子多为火罐柿子和火晶柿子。火罐柿子小巧玲珑，红彤彤的，火晶柿子多是四方形状，皮厚，好像陈忠实笔下老人的脸，饱经沧桑。当然，火罐柿子容易成熟，火晶柿子大多要在柿棚度过一个漫长的隆冬，方可食用，两者味道大抵相同。

在过去那个食物相对匮乏的年代，柿子是冬天的珍稀水果。小孩子将熟透的柿子果肉吃一些，然后再将几颗或十多颗白豆或黄豆灌入柿子内，放置灶火旁，文火“焐”熟。豆香和果香融为一体，香喷喷又甜滋滋的，这是我们儿时的美味。大人常将熟透的柿子拌着炒面，那味道鲜美可口；或者将柿子晾干晒成柿饼，方便保存。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，柿子经过加工还可以做成柿子酒。去年，在西安成功举办中国—中亚峰会上，富平柿

子酒就很是“出圈”。

如今，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，农村少了年轻人，柿子少人问津，也无人采摘。初冬熟透的柿子挂满枝头，树梢不见一片树叶，满树的柿子，红红火火。沟边路旁或是悬崖边上，处处皆是红柿子，满眼的火热，满眼的欣喜，满眼的意外。火红的柿子给寂寞的乡村以无限的生机。父亲盼儿子回来摘柿子，母亲想女儿何日省亲尝一下家乡的美味。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，熟透了的柿子风过落下，果肉成了泥。

一些作家在回忆知青岁月的作品中，多倾向于将火红的山楂树作为意象，而非柿子。因为山楂的口感多苦涩、艰涩，柿子只有一种味道，那就是甘甜。然而贾平凹在其早期的商州散文中，描绘山洼人家的生活时，却提到了火红的柿子，柿子不仅是冬日的一抹红，更是内心希望的火种。

如今，人们互赠礼物的清单中，又多了一个别致选择，那就是一枝挂着两个柿子的树枝，取名为“柿柿如意”，寓意事事如意，传递着对生活最真挚、最甜蜜的祈愿。这份礼物，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和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。